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廣西通志

卷九十九

一百

詳校官給事中臣鄧文泮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錄監生臣王元愷

欽定四庫全書

廣西通志卷九十九

藝文

歷朝

疏

請立左氏學疏

漢陳元

陛下撥亂反正文武並用深愍經藝謬雜真偽錯亂每臨朝日輒延羣臣講論聖道知丘明至賢親

受孔子而公羊穀梁傳聞於後世故詔立左氏博
詢可否示不專已盡之羣下也今論者沉溺所習
翫守舊聞固執虛言傳受之辭以非親見實事之
道左氏孤學少與遂為異家之所覆冒夫至音不
合衆聽故伯牙絕絃至寶不同衆好故卞和泣血
仲尼聖德而不容於世况於竹帛餘文其為雷同
者所排固其宜也非陛下至明孰能察之臣元竊
見博士范升等所議奏左氏春秋不可立及太史

公違戾凡四十五事案升等所言前後相違皆斷
截小文媿黷微辭以年數小差掇為巨謬遺脫纖
微指為大尤抉瑕摘釁掩其弘美所謂小辯破言
小言破道者也升等又曰先帝不以左氏為經故
不置博士後主所宜因襲臣愚以為若先帝所行
而後主必行者則盤庚不當遷於殷周公不當營
洛邑陛下不當都山東也往者孝武皇帝好公羊
衛太子好穀梁有詔詔太子受公羊不得受穀梁

孝宣皇帝在人間時聞衛太子好穀梁於是獨學
之及即位為石渠論而穀梁氏興至今與公羊並
存此先帝後帝各有所立不必其相因也孔子曰
純儉吾從衆至於拜下則違之夫明者獨見不惑
於朱紫聽者獨聞不謬於清濁故離朱不為巧眩
移目師曠不為新聲易耳方今干戈少弭戎事略
戢留思聖藝眷顧儒雅採孔子下拜之義卒淵聖
獨見之旨分明黑白建立左氏解釋先聖之積結

洮汰學者之累惑使基業垂於萬世後進無復狐
疑則天下幸甚臣元愚鄙嘗傳師言如得以褐衣
召見俯伏庭下誦孔氏之正道理丘明之宿冤若
辭不合經事不稽古退就重誅雖死之日生之年
也

諫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公疏

陳元

臣聞師臣者帝賓臣者霸故武王以太公為師齊
桓以夷吾為仲父孔子曰百官總已聽於冢宰近

則高帝優相國之禮太宗假宰輔之權及亡新王莽遭漢中衰專操國柄以偷天下况已自喻不信羣臣奪公輔之任損宰相之威以刺舉為明徵訐為直至迺陪僕告其君長子弟變其父兄罔密法峻大臣無所措手足然不能禁董忠之謀身為世戮故人君患在自驕不患驕臣失在自任不在任人是以文王有日昃之勞周公執吐握之恭不聞其崇刺舉務督察也方今四方尚擾天下未一百

姓觀聽咸張耳目陛下宜修文武之聖典襲祖宗
之遺德勞心下士屈節待賢誠不宜使有司察公
輔之名

止減州郡兵疏

晉陶璜

交土荒裔斗絕一方或重譯而言連帶山海又南
郡去州海行千有餘里外距林邑纔七百里夷帥
范熊世為逋寇自稱為王數攻百姓且連接扶南
種類猥多朋黨相倚負險不賓往隸吳時數作寇

逆攻破郡縣殺害吏民臣以虺鴛昔為故國所掾

偏戍在南十

一本多長字

有餘年雖前後征討翦其魁

桀深山僻穴尚有逋竄又臣所統之卒本七千餘人南土溫濕多有氣毒加累年征討死亡減耗其見在者二千四百二十人今四海混同無思不服當捲甲消刃禮樂是務而此州之人識義者寡厭其安樂好為禍亂又廣州南岼周旋六千餘里不賓屬者乃五萬餘戶及桂林不羈之輩復當萬戶

至於服從官役纔五千餘家二州唇齒唯兵是鎮
又寧州興古接據上流去交趾郡千六百里水陸
並通互相維衛州兵未宜約損以示單虛夫風塵
之變出於非常臣亡國之餘議不足採聖恩廣厚
猥垂飾擢蠲其罪釁改授方任去辱即寵拭目更
視誓念投命以報所受臨履所見謹冒替陳

請廣植麻苧折代桑棗疏

宋 陳堯叟

臣所部諸州土風本異田多山石地少桑蠶昔云

八蠶之綿諒非五嶺之俗度其所產恐在安南今其民除耕水田外地利之博者惟麻苧爾麻苧所種與桑柘不殊既成宿根旋擢新幹俟枝葉裁茂則刈獲之周歲之間三收其苧復一固其本十年不衰始離田疇即可紡績然布之出每端止售百錢益織者衆市者少故地有遺利民艱資金臣以國家軍需所急布帛為先因勸諭部民廣植麻苧以錢鹽折變收市之未及二年已得三十七萬餘

匹自朝廷克平交廣布帛之供歲止及萬較今所得何止十倍今樹藝之民相率競勸杼軸之功日以滋廣欲望自今許以所種麻苧項畝折桑棗之數諸縣令佐依例書厯為課民以布赴官賣者免其算稅如此則布帛上供泉貨下流公私交濟其利甚博

經制安化蠻事宜疏

蘇紳

國家比以西北二邊為意而鮮復留意南方故有

今日之患誠不可不慮也臣頃從事宜州粗知本末安化地幅員數百里持兵之衆不過三四千人然而敢肆侵擾非特其險絕亦由往者守將失計而國家姑息之太過也向間宜州吏民言祥符中蠻人騷動朝廷興師討伐是時唯安撫都監馬玉勒兵深入多所殺獲知桂州曹克明害其功累移文止之故玉志不得逞蠻人畏伏其名至今言者猶惜之使當時領兵者皆如玉則蠻當殄滅無今

日之患矣至使乘隙蹂邊屠殺將吏其損國威無甚於此朝廷儻不以此時加兵則無以創艾將來而震疊荒裔彼六臣者雖不善為馭自致喪敗然銜冤負恥當有以刷除臣觀蠻情所恃者地形險阨據高臨下大軍難以並進然其壤土磽确資蓄虛乏刀耕火種以為餽糧其勢可以緩圖不可以速取可以計覆不可以力爭今廣東西教閱忠敢澄海湖南北雄武等軍皆慣涉險阻又所習兵器

與蠻人略同請速發詣宜州策應而以他兵代之
仍命轉運使備數年軍食令秋冬之交嵐氣已息
進軍據其出路轉粟補卒有曠日持久之計伺得
便利即圖深入可以傾蕩巢穴杜絕蹊逕縱使奔
迸林莽亦且壞其室廬焚其聚積使進無鈔略之
獲退無攻守之備然後諭以國恩許以送款而徙
之內郡收其土地募民耕種異時足以拓外夷為
屏蔽也仍詔旁近諸蠻諭以朝廷討叛之意毋得

相為聲援如獲首級即優賞以金帛計若出此則
不越一年逆寇必就殄滅况廣西溪峒荆湖川峽
蠻落甚多大抵好為騷動因此一役必皆震龍可
數十年無俶擾之虞矣

藤峽善後疏

明 韓 雍

臣聞猺獞之性喜縱而惡法驚悸之後易動而難
安今渠魁僅已剪除餘孽尚遺千數項雖革面終
包野心驟然攝以流官律以王法恐至泮渙再起

謹譁竊見上隆州土知州岑鐸先因祖母奏其盜
嫂謀兄奉旨推鞫在禁五載竟無証佐臣愚以為
鳥獸之族豈識彛倫曖昧之言起自中冓即使傳
會成獄亦且稱屈有詞聞其人驍勇冠軍正可宣
力荒徼陛下若宥其宿青特沛殊恩俾以故職改
隸潯州為諸猛之長撫安流宥墾開菑畲彼且畏
法懷恩力圖稱報因俗而治庶可永寧夫大盜之
始必由一二魁奸越志萌亂迨乎滋蔓不剪遂至

橫行故制盜於初發一謀士而有餘治盜於既張
疲萬人而不足是以摘盜之隱而禁盜之萌莫如
巡檢但各處巡檢類以流官不辨土音不諳地理
沿牒遷轉終難責成臣部下土人李昇陸善正胡
扶清任真二陸明貴零扶寨等皆久參行伍亦効
勤勞至於土俗人情尤善陳說若量授一職必能
保障此方况峽江百里中有三灘上曰勒馬下曰
獻俘中曰碧灘盜賊充斥皆宜設官控制而貴縣

龍山藤峽之右臂也武宣縣東鄉藤峽之北戶也
控制之司尤不可少臣愚以為宜移周冲巡檢司
於勒馬移靖寧巡檢司於獻俘移思隆巡檢司於
碧灘與館驛同堡而東鄉龍山亦各添設巡檢司
使上下應援往來邏過以李昇等各授副巡檢職
事分署諸司協助流官因俗防守至於藤縣五屯
藤峽之左臂也實生獞人與徭異黨洪武初獞首
覃福親率其黨八百人願充戎伍高皇帝嘉之以

福為正千戶使率其屬編隸桂州福既物故而部
曲散亡潛歸故窟生齒日夥今且三千先此藤峽
之役臣遣千戶李慶招之諸獍莫不挺刃應援臣
以為南蠻之俗憚見流官兼懷舊穴曩者遠驅省
界所以脫籍逃亡若比照遷江屯所就於本土開
設千戶衙門因俗統治以李慶為之長帥以福孫
仲瑛為之吏目築城分哨以控東隅而黃丹白馬
蒙江十二磯有警皆其責任至若將官之任尤宜

得人右江僉事叅將孫震原柳州衛指揮地利夷情素所諳熟湖廣都指揮僉事夏鑑謀勇過人修仁藤峽等處厥功爛然指揮使林聰指揮同知張壽劉政張翀梁太指揮僉事馬義俱歷練老成有謀有勇或以從容奏捷或以保障垂勲孫震夏鑑堪任叅將宜以孫震守右江夏鑑守左江林聰劉政等俱堪守備宜以劉政守備梧州張壽守備平樂馬義守備興安林聰守備鬱林梁太守備修仁

張紳守備賓州等事如此則防禦稍固峽賊必斂
矣

議處廣西地方事宜疏

韓 雍

一廣西分守柳慶等處左叅將孫麒年老不能領
軍殺賊合令本官替職其分守左江潯州等處右
叅將孫震原係柳州指揮熟知彼處地利夷情况
柳州係右江地方原係右叅將分守合將本官調
去分守右江柳慶等處地方又照左江潯州等處

地方逼近斷藤峽一帶賊巢及與廣東地境相接比之柳慶尤為重地廣東高雷廉三府土賊民賊數多又常有流賊往來行劫最為難守地方俱須得人分守湖廣都指揮僉事夏鑑年力精壯謀勇過人見今征進荔浦修仁并斷藤峽等處獲功最多衆所推服合將夏鑑陞廣西右叅將分守左江潯州等處地方仍請勅廣東副總兵范信專一在於高州石城駐劄時常往來高雷廉三府地方督

屬操軍殺賊叅將張通照舊分守肇慶等處如果
廣東別府州縣猝有緊急賊情仍要各官會同分
兵追勦庶使地方責任各得其宜守戰不致悞事
實為便益

一查得先年湖廣原有官軍一萬員名常在廣西
守備以後分為兩班貴州原有官軍五千員名輪
班在於廣西守備以後盡數掣回今廣西所屬二
十八衛所實存官軍二萬餘員名湖廣輪班官軍

五千員名除分布哨守各處城堡外廣西中軍止有官軍三千餘名左右叅將各有一千餘員名委實地方廣濶兵力寡少遇有盜賊出沒不能分布勦除又看得湖廣每年輪班官軍彼處都司衛所多將軟弱老幼不堪者補湊前來徒有虛數不得實用合將湖廣官軍一萬員名仍舊常川在於廣西守備或於彼都司別撥一萬員名兩班輪守俱請勅湖廣巡按監察御史公同都布按三司將前

項該班官軍并把總指揮等官逐一揀選務將軟弱不堪者揀退守城就於本城見操并備禦數內照數撥補并另推選都指揮二員總領前來仍要將貴州原掣回官軍五千員名照舊輪班分哨并請勅湖廣等處總兵等官今後湖廣永州道州地方有事廣西官軍策應廣西全州興安地方有事湖廣官軍策應廣東廣西接境地方有事互相策應如此庶幾哨守不致缺人各軍聲勢相接遇警

應援可以成功

一者得斷藤峽山周圍六百餘里極是險峻以此賊徒憑據為惡不能勦平若非遠圖良策別為處置誠恐大軍散後各賊復來峽中嘯聚恃險為患荼毒生靈又與舊日無異查得先任田州府上隆州岑鐸所犯事情係土官衙門爭論私讎事難明白情實可疑後雖辨明亦難與岑鏞同處伏乞聖恩以地方為重將岑鐸宥其可疑之罪令其復任

上隆州知州遷來斷藤峽水中間地名碧灘開創衙門築立城堡居住把截道路控制本峽地方將本州改隸潯州府仍請勅都指揮岑瑛知府岑鏞將上隆州印信并本州原管土兵男婦盡數發遣交與岑鐸收管不許占恡不發仍將附近斷藤峽賊人占種并絕戶田土撥與耕種五年之後照依上隆州則例輪納報效糧米若本府原管土兵果有逃故不及原數就將本州所管土兵照數撥補

庶使兵威強盛賊人不敢復聚地方可圖久安

一看得柳州府武宣縣東鄉係斷藤峽後門每年
柳慶等處賊徒入峽糾合出境打劫俱從本處經
過原不曾設有巡檢司衙門守把潯州府貴縣地
名龍山又名北山係斷藤峽右臂本山三里搖賊
與峽賊聲勢相倚近纔出官向化亦不曾設有巡
司衙門管束及斷藤峽上水江口地名周冲巡檢
司除有流官巡檢見在其衙基址却在峽西與江

口隔遠下水江口獻俘灘原有靖寧鄉巡檢司因
被賊劫將衙門移在崇姜里甘村亦與江口隔遠
斷藤峽山南原有大宣鄉大黃江口二巡檢司與
靖寧鄉巡檢司先年俱有土官副巡檢今缺員年
久不曾補除斷藤峽內中路原有碧灘驛及思隆
鄉巡檢司俱有驛丞并流官巡檢見在緣彼處積年
為賊所據道路不通不能建立衙門俱係缺典臣等
訪得土人李昇陸善正廖政胡扶清任真二陸明貴

故官巡檢舍人零扶寨俱衆所信服堪任副巡檢合
于武宣東鄉設東鄉巡檢司除授流官巡檢掌管以
土人李昇為副巡檢貴縣遷山開設北山巡檢司除
授流官巡檢掌管以土人陸善正為副巡檢俱協同
管事合用弓兵就于本鄉照例編簽周冲巡檢司衙
門那在斷藤峽上水江口勒馬灘以土人廖正胡扶
清俱為副巡檢弓兵就于本處僉撥靖寧鄉巡檢司
衙門仍那在斷藤峽下水江口獻俘灘以任真二為

副巡檢大宣鄉巡檢司以零扶寨為副巡檢大黃江口巡檢司以陸明貴為副巡檢俱協同見在流官巡檢管事峽內思隆鄉巡檢司碧灘驛衙門俱仍於碧灘建立已上衙門各於本處築立城堡量撥軍兵守把盤詰接遞庶使斷藤峽內道路永遠通行賊人不敢出沒

一者得梧州府藤縣地名五屯約有獐人二三千係斷藤峽左臂臣等初到廣西訪得五屯獐人洪

武八年頭目覃福招集八百六十四名編克桂林
右衛中左所軍覃福陞授千戶職事管領覃福病
故無人管束不服清勾者多尚有在衛當軍者五
十餘名已著令本管流官正千戶李慶齋文前去
撫諭著令把截斷藤峽賊奔要路各獍隨即自首
出該補伍軍丁一百六十五名亦就留在彼守把
臣等議得前項獍人雖已向化出力把截道路若
非設立土官衙門管束終非經久之計行據該堡

稱單福親孫單仲瑛素為獐人信服堪任土官又
看得正千戶李慶頗有才識熟知夷情合照遷江
屯田千戶所事例於今處地名古贈開設五屯屯
田千戶所衙門就令正千戶李慶掌印管事單仲
瑛為本所世襲土官協同李慶管事各官將該管
見在獐民盡數編作土兵其現已投首在官并逃
亡軍丁清理出官與同土兵相兼操備無事守把
本處與斷藤相連白石寨十二磯蒙江口地方有

警聽調各處殺賊仍將墮人所種田土稅糧優免
五年庶使夷心悅服地方有備

一查得景泰年間海寧伯董興征勦廣東反賊黃
蕭養事平之後曾奏留在京達官在於廣城安插
居住過警調用今看得調來隨征京達官都指揮
你里哈答等四百餘員名見在廣東地方截殺流
賊合將都指揮使廉忠并所領達官你里哈答等
四百餘名俱存留在廣東城安插居住內廉忠仍

於原帶俸衙門帶俸達官都指揮於廣東都司帶俸指揮等官於廣州前衛帶俸踏勘空地土起蓋房屋撥與居住內有家小者乞勅南京守備官差官撥船起送前來無家小者設法措辦代為聘娶俱定與則例按月厚其廩餼供給下程柴草冬夏給與絹布衣服靴帽并加意撫治不許剝削科害但遇兩廣地方賊情緊急聽調殺賊有功照例陞賞誠為便利有益

爭大禮疏

蔣冕

臣聞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臣備員內閣預聞大政心知其非而事失其守者不一而足溺職甚矣誤國負君將安用之兩月以來陛下欲尊崇所生立廟大內臣與同官毛紀費宏反復論辨至數千言未蒙採納竊思陛下嗣承丕基固因倫序素定然非聖母昭聖皇太后懿旨與武宗皇帝遺詔則將無所受命今既受命於武宗自當為武宗之

後特兄弟之名不容紊故但兄武宗考孝宗母昭聖而於孝廟武廟皆稱嗣皇帝稱臣稱御名以示繼統承祀之義今乃欲為本生父母立廟奉先殿側臣雖至愚斷斷知其不可自古人君嗣位謂之承祧踐阼皆指宗祀而言禮為人後者惟大宗以大宗尊之統也亦主宗廟祭祀而言自漢至今未有為本生父母立廟大內者漢宣帝為叔祖昭帝後止立所生父母於葬所光武中興本非承統平

帝而止立四親廟於章陵宋英宗父濮安懿王亦
止即園立廟陛下先年有旨立廟安陸與前代適
同得其當矣豈可既奉大宗之祀又兼奉小宗之
祀夫情既重於所生義必不專於所後將孝武二
廟之靈安所托乎竊恐獻帝之靈亦將不能安雖
聖心亦自不能安也邇者復允汪俊之去趣張璠
桂萼之來人心益駭是日廷議建廟天本精明忽
變陰晦至暮風雨大作天意如此陛下可不思變

計哉

題明仗天威以除元惡疏

劉 穎

臣猥以庸才叨奉明命着隨軍紀驗功次糾察奸
弊不得因循養亂及輕率寡謀以貽地方之患就
於本年五月二十五日前赴賓州駐劄就該鎮守
兩廣總兵官撫寧侯朱麒會同將調集見在官兵
打手責令副總兵王偉等分哨取道各於六月初
二日決兵進討數路並發共謀滅賊緣照彼時賊

猛亦合思恩叛目王悉等又遣其頭目岑闕等或據險以自守或分兵以相拒各亦不下四五千而用其精銳二萬以陣於工堯於是官兵奮勇而前所在取捷賊衆所據關隘如定羅如播量如鷓鴣泉如安定歸仁等巢若皆為我軍所破率有擒斬不旬日間賊衆盡失其險六月初六日官兵進臨工堯賊猛用其子邦彥及偽總州陸綬輩率衆拒敵官軍搏戰良久自卯至未凡歷三時是日斬陸

綬俘賊徒獲器械無算箭中邦彥幾亦為官軍所擒遂易馬遯去猛時在田州乃自將內甲數千復陣於地名平馬思欲復逞官軍復蹙之勇氣百倍賊不能支衆遂崩潰皆倒戈空城以遁猛父子號哭東西奔竄猛急欲竄入交趾為儂智高入大理之圖臣等已於五月間行都指揮沈希儀選差千戶趙柅齎執令旗令牌督責歸順州官男岑璋遏其奔衝及諭令璋必得此賊以獻蓋璋猛之婦翁

亦嘗助惡於猛者所以諄諄戒之令其圖猛自效及猛之竄也實官軍四面蹙之又從其後而尾之猛勢益窮以蹙竟遁歸順將以假道交趾璋先奉密計乃不敢匿遂割私愛斬猛首併搜獲猛身帶該府印信於七月十四日一併解送軍門臣竊伏念逆猛海嶺巨寇旬日擒誅是皆仰仗朝廷之威福而永順保靖二宣慰司之兵各亦督發及時適遭事會而其爭先赴鬪之心踴躍喜戰之氣亦足

以震懾賊兵而可藉以收成功者也但猛雖已得
猛之子邦彥與諸奸目韋好王紳車輪馮爵趙璋
羅玉岑闕盧蘇王富岑約岑理羅何王琳戴得鐘
烏廖明陸豹林盛陳嫩周俊楊召王受梁諦李賢
尚多據險俟敵如標蘭等若皆以兵自固中亦有
懸崖百尺石壘數層要非旦夕可破者尚東西相
望也若不乘此兵威之盛亟圖翦滅之功臣恐他
日有如思恩之劉召王炁輩復相起而為亂是又

重貽朝廷之憂蔓延地方之難合候官兵通為掃蕩具有私助兵於猛者亦就乘時圖滅若夫貪功濫殺都御史姚鏞實禁之臣又從而抑之不敢濫錄所以重人命釋無罪仰體陛下好生之德也竊照賊猛構難一方稔惡有日朝廷擬策久矣今者憑仗天威得之旬日雖黨羽未盡臣未遽敢以捷聞然元惡之除天人共悅臣敢不亟馳以奏用紓陛下南顧之憂乎至於諸叅將都指揮副使等官

中有密切獻策效謀以制伏猛於前及今進兵有
率先士卒以共斃猛於後或亦恐有懷奸退縮頓
兵誤事不能協力成功而或分黨相構者俱候命
下之日旋師上捷之時當通為稽查功過一一具
實錄奏以俟朝廷賞罰

題報捷音疏

劉 穎

臣於本年五月二十五日親到賓州與總兵官撫
寧侯朱麒會同將調到三廣漢達馬步官軍土兵

打手殺手人等共十萬二千三百七十七員名分
為左右中前後五大哨左哨右叅將李璋公同右
叅政胡堯元右哨鎮守廣西副總兵王偉公同鎮
守太監傅倫副使王顯高中哨都指揮同知沈希
儀公同僉事張邦信前哨左叅將張經公同僉事
申蕙後哨指揮同知施震公同知府葉藹各監統
官軍土兵打手取路前進尅定本年六月初二日
卯時各趨所指地方開刀進勦及委廣西布政司

左叅政今調湖廣左叅政胡忠左叅議汪必東督
理廣西糧餉右叅政黃芳總理犒賞廣東布政司
左叅議王俊民督理廣東糧餉仍兼管犒賞廣西
按察司僉事吳天挺紀驗功次廣東都司都指揮
僉事鄭綬中軍坐營管事及委僉事李傑防守梧
州往來平樂府江一帶六月初二日隨該前哨監
統僉事申蕙左叅將張經稟報五月二十九日統
兵進至定羅堡猛賊惡目岑闕帶領人馬兼思恩

反目王瓘等共擁兵數千屯聚險要阻截官軍及計謀攻打思恩府城令其幼子邦輔管理府事人情憂疑我兵直前而進賊子果出五更隘口裝伏職等當督領哨官員并保靖官舍彭虎臣等官兵奮勇與賊對敵當場斬獲首惡韋趙珣賊人敗走奔入定羅堡城負固據守隨就分投包圍申嚴號令鼓舞軍兵設法攻打當時克破本堡擒斬首從賊徒首級不一餘賊棄城敗潰定羅遂復為我有

等因初七日又該右哨監統副總兵王偉副使王顯高開報初一日統率官軍及永順舍目彭明倫向永壽等兵直抵地名晚更隘遇賊衆數千逞兇迎敵職等督率官兵奮勇攻戰追抵宣坑以寧大峒連日斬獲賊級不一等因初十等日又該中哨監統僉事張邦信都指揮沈希儀稟報猛賊預遣賊子邦彥惡目陸綬等統領人馬十二營屯劄工堯分據隙要阻山帶河列陣以待及先發驍悍三

千餘徒伏於地名鷓鴣泉伺隙衝突軍兵繼至果
出迎鋒當督永順官舍彭宗漢等兵各奮勇追擊
就陣斬獲數多乘勝進圍工堯賊亦舉衆迎敵交
鋒大敗自卯至未聲振山谷當場斬獲惡目陸綬
及賊徒三百餘級射傷賊子邦彥猛賊親帶精兵
數千到於地名平馬屯劉策應私欲復逞官軍復
蹙之勇氣百倍賊不能支衆遂潰散猛賊父子各
東西奔竄等因十一日又該左哨監統右叅將李

璋右叅政胡堯元稟報統督保靖宣慰彭九霄等官兵進克播量隘各賊分支迎截各不下數千我兵奮不顧身捨命敵殺斬闕而前沿江進擊以援中哨之兵形勢聯絡軍威益以大振斬獲首級不一等因十五日又據後哨監統知府葉嵩指揮同知施震稟報督率官兵克破歸仁砦擒斬賊衆各於初十等日直擣田州府城猛早已棄城奔走該左哨已先尾之各哨官兵又相與共蹙之猛賊遂

由歸順欲遁交趾隨該歸順州官男岑璋已奉領
密計於六月二十二日伏兵截殺斬獻首級併獲
原帶印信解報等因前來臣已將攻殺猛賊情由
會本具題外看得各哨監統等官督兵奮勇首擒
元惡勤勞可嘉量備綵緞花紅獎勵用責後效為
照賊子岑邦彥自工堯敗後與有名惡目韋好岑
闕戴得車輪羅何等或保據險峻砦峒或竄伏深
密林莽朝東暮西蹤跡靡定尤恐老師費財難收

全功當行文切責各哨監統官員督率軍兵跟黏
勦捕隨該各官開稱訪得惡目韋好帶同妻小賊
衆走藏地名李定山巢各哨官兵攻至隘口賊人
預立排柵包占水道據險自固放射藥弩滾木礮
石不能前進各兵尋襲偏僻小徑攀緣而進前後
應援累次與賊對敵捨命砍開排柵二層賊人拌
死出敵殺死百户王敢任官兵奮激橫刀而前當
斬從賊百餘韋好窘迫奔遁隨被官兵斬首及捕

獲本惡正妻羅氏次妻得顏等一併解報而岑邦
彥岑闕等尚爾未獲總兵官與臣又於八月初十
日起程親臨田州府駐劄申嚴號令封刀行仰各
哨監統官員遵照各官欽奉敕諭內事理敢有退
縮懷姦失機誤事者以軍法從事仍懸示重賞激
勵人心嚴飭監統官員深入山巢窮搜極勦多方
挨訪有名未獲賊子岑邦彥黨惡岑闕等蹤跡下
落隨該本官報稱即今地名隴戎有賊結巢據險

不服招撫率兵進攻各賊據險阻敵射弩礮石官
兵奮不顧身併力攻打自八月十九日攻至二十
六日方將本巢克破斬獲惡目戴得從賊首級不
一等因又該各哨監統官開具揭報據招民報稱
伏波巖峒藏有首惡依險負固不服撫招拒敵官
兵各職親抵巖口自九月初九日攻至二十五日
未下乃設策為毒煙烈火熏之巖石崩墜賊始驚
懼自願投降當時搜出猛賊及各惡目鍾烏等男

婦四十餘人併坊村大小男婦五百八十五名口
隨將行兇總把張昫羅潘羅六擒解斬首示衆訖
鍾烏等男婦送官監繫其餘坊村男婦各從便安
挿賊險盡平等因續該左哨監督右叅政胡堯元
患病不能監督又經行委總理犒賞左叅議王俊
民帶管該哨軍務督兵勦賊間續該各哨監統官
及署田州府事委官知州王兆熊等各將王琳父
子生擒送官岑闕羅何岑理陸續擒斬併獲岑猛

第三子邦輔四子邦相及彥賊正妻黃氏長子嬌
童并各惡目妻妾子女各到官又該各哨呈報賊
子邦彥為官兵追擊窘迫饑病竄死齊村惡黨岑
約竄死運村馮爵竄死富州并據原委巡哨江道
廣西都指揮僉事孫震各亦督兵斬獲賊級通行
解報前來其脅從與夫漫散夷民臣等仰體皇上
如天之仁一面給發旗榜信帖行令各哨招撫安
插復業住種外查得各哨通共攻破巢砦九十五

處除有名賊子岑邦彥為官兵所迫竄死齊村惡
黨岑約竄死逕村馮爵竄死富州已該本州斬首
趙璋先被岑猛殺死王紳先已病死外擒斬過元
惡岑猛併惡目韋好陸綬車輪岑關羅何戴得廖
明陸豹周俊王悉韋趙珣李賢岑理王琳及首從
賊人賊級共四千八百三十八名顆搜獲田州府
印信一顆玉帶一條鳳翅翠螺盔一頂銷金黃龍
帳一牀其餘金銀預埋山谷者卒難追取見盤獲

金九百零七兩六錢五分銀五千七百七十一兩
七錢九分銅鼓金事件環刀小解手抹金銀牙頭
刀鍍銀象牙柄刀夾金箱銀環刀銀牙頭刀鍍銀
鏢槍紅琴間金鍍銀馬鞍橋鍍銀馬鞍鐙紵絲圍
幔等物共七十八件淨身男子四名俘獲馬隻一
百三十四匹器械四千三百四十五件其首級先
委僉事吳天挺眼同全州同知張華灌陽縣知縣
周應祿閱視俱經臣躬親審驗內有混殺婦首及

腐爛不堪辨驗等項者削除外獲功官軍目兵人等俱該軍前量行給賞陣亡傷故者給與銀兩以為營葬湯藥之資生擒首從賊人監候另行賊級梟挂警衆印信給與署田州府事委官上思州知州王兆熊收掌用使器械贓物發庫收貯隨有生擒惡黨王琳在監病故斬首梟示其各逆妻妾子女俱收養聽候招回移民安插住種內有貧不能存及缺少牛具者量為給發鹽米牛具以資其生

即今墟市漸通商販漸集各已樂業及行各哨副
叅等官將調到三廣漢達土官軍兵人等除摘留
防守其餘盡數放回休息農種臣等於十月初十
日班師回還外臣會同總鎮兩廣等處地方內官
監太監鄭潤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都察院右
都御史姚鏌鎮守兩廣地方總兵官征蠻將軍撫
寧侯朱麒議照叛賊岑猛父子與惡目韋好陸綬
等初出敗亡本已無州幸蒙國恩扶之再立畧無

懲創之念一不感荷於心徒以地廣兵強自矜百戰黨羽甚衆叱咤可集敢為梟獍之姦屢肆虎狼之毒執官奪印非但一州獨罹其殃劫衆虜民蓋已十數餘年於此其諸品服日用如帳用金龍盃描翠鳳盡干非分之嫌凡所經用謀為若私用火矛偽立總州輒犯不軌之戒專制一方生殺已不知有朝廷之刑威自為諸酋盟長亦豈識有軍門之號今在皇上宏唐宗之量每垂撫諭之勤顧此

首非馮盎其人竟負來歸之望時或外為好語實
則內藏禍心連盟叛目既已據定羅而逼思恩明
告有衆直欲犯南寧以踐兩廣抑且授甲諸夷約
與同日為亂兇熖日騰逆謀大著豈惟興智高蠱
起之變甚欲為尉佗虎踞之雄使賊計遂行此無
所備萬一破邕州以自逞將重貽國家之憂又或
合交趾而興難則尤非邊境之利所賴我軍早集
湖兵適至先事而發有鬼神不測之機五哨俱前

轟雷電並擊之勢旌旗所指重關無結草之防干
戈所臨前徒無倒戈之衆閭雖挺身而鬪輒亦披
靡不支神相我兵雖草木皆能效靈鬼奪其魄於
弓矢一不及用不踰時而元惡已擒僅四月而逆
徒漸盡威騰十萬之雄功近五千之數積年危難
一旦消除兼以攜貳者傾心咸奉軍而聽命流離
者復業盡襁負以來歸在泗城已有復興之勢於
思恩當無再叛之民平一郡而并安二州清兩江

以兼靖五嶺兵振百蠻罔不股栗而戰懼歡騰數
省率多撫掌以歌呼臣再惟往年麓山之寇有甲
兵而無城郭近日宸濠之叛有城郭而無甲兵今
猛以城郭則完且固矣是兼有麓山之所無以甲
兵則富且強矣是兼有宸濠之所缺而其飛揚跋
扈之心狙詐黠猾之智特又甚焉固非區區蠻夷
與尋常寇盜者倫也致有今日之克捷似為嶺南
之絕舉揆厥所自夫豈無由而然哉寶仰仗我皇

上德全聖哲運撫中興布神武以震八荒垂明見
以照萬里廟堂之上素有神算將士用命各思效
勞故於大盜之除有此駿功之易慶在一人福延
四海顧臣微陋事因人成功無寸補但照提督都
御史姚鏌職司總憲柄握戎機總鎮太監鄭潤總
兵官撫寧侯朱麒寅恭協志忠蓋同心又照鎮守
廣西太監傅倫靖鎮一方恭勤在念副總兵王偉
副使王顯高右叅將李璋右叅政胡堯元都指揮

同知沈希儀僉事張邦信左叅將張經僉事申蕙
指揮同知施震知府葉藹分哨督兵衝冒寒暑備
嘗勞苦馳驅行陣互有擒斬其功俱不為小并查
猛賊未發之際實切旦夕之憂先該數內右叅將
李璋建議扶泗城以牽其勢繼該都指揮同知沈
希儀建議屬歸順以防其逸及先任廣西按察司
今去任副使楊必進首控南寧塞大灘以阻其鋒
為左計以緩其謀臣等用之皆以取效其功尤所

宜獎願陛下各垂優錄以示後勸及又查得左叅政胡忠右叅政黃芳左叅議汪必東王俊民僉事吳天挺錢糧慎於出納紀錄公於閱驗都指揮僉事鄭綬督理中軍克勤供事內王俊民接管左哨與叅將李璋計擒岑邦輔以斬絕禍根功難槩論及又查得泗城久破已甚衰弱指揮施震以臣等推委坐鎮其地其民初不滿百繼後歷數月遂以漸而歸聚至二三萬之衆猛賊聞之不無懼色叛

目王爭王掌潘琪岑楊岑世華皆以形跡自阻狐
疑萬狀知府葉嵩以臣等坐委力撫其人其初尚
未能信既而推誠開諭至再至三不待干戈之施
坐降其數萬之衆竟以廣皇上不殺之仁此二官
者其功亦難槩論也又照田州雖稱已平人情豈
必盡妥除暫委上思州知州王兆熊署管田州府
事及委分守右江道左叅議汪必東分守潯梧等
處地方左叅將張經并添委僉事申蕙坐鎮田州

府及量留漢達官軍土兵一萬員名在彼駐劄防守以捕未盡之惡目以安甫定之人心待後事勢畧定即亦漸次掣放仍備行守巡兵備等官行委能幹官員將岑猛與惡目韋好陸綬等所遺田土踏勘明白沒官公用及查岑猛韋好陸綬車輪馮爵趙璋王紳等如有未遭官軍殺戮遺下族人父母祖孫兄弟不限籍之同異於律皆應流二千里安置除盡行拘取到官照例發遣另具名奏聞其

有功歸順州官男岑璋永順保靖二宣慰司官舍
彭宗漢宣慰彭九霄與防姦善後之謀保境安民
之策會議具本及夫獲功陣亡傷故被傷等項官
軍目兵人等哨道衙門職役姓名所獲功次數目
臣再加清查覈實照例削錄明白造冊進繳俱另
行奏請定奪外再照元惡岑猛等首級例該解京
梟懸示衆及見獲岑猛幼子岑邦輔岑邦相岑邦
彥子嬌童并各逆妻妾子女律應給付功臣之家

為奴與淨身男子合無通解赴京奏請施行惟復
別有定奪均乞聖裁

請處置田州事宜疏

劉 穎

田州猛賊已誅干戈已定流官之設事在不疑但
土夷陋習漸染既深而野性難馴其間興草事宜
相應斟酌議處期不失改土為流之宜亦攸寓用
夏變夷之漸用制禍胎以弭兵端庶幾懷柔有方
治安可久所有處置兵後事宜謹題請旨

一專設守備查得先年剽平思恩府地方該前鎮
巡等官題奉欽依設有署都指揮一員領敕守備
該府地方今照田州府勦平與思恩府治平之日
事體相同而其地行人衆民易為姦難治倍之其
守備官員尤當勢分隆重遴選得人若但如先年
守備思恩都指揮甘霖等貪利酗酒與土官土目
狎處酣呼甘言卑詞媚取財物貪詭自喪養寇殃
民釀成兵禍勞師費財積數十年而未已於朝廷

何賴焉今之守將必得諳練戎務顧惜廉恥通曉
文義識達時宜實授都指揮一員仍乞請敕一道
重其事權專一駐劄田州提調各州土兵及官軍
操備防守仍協同該道分守兵備等官用心撫理
輯和人民一有遺賊竊發隨即相機撲滅守備既
久積有功勞撫按具奏旌獎或不次陞擢其有貪
殘不法剋剥夷民計取土人財物致悞地方者雖
事故陞遷仍行劾奏追論其過以律例治罪庶守

將知所激勸而地方守禦得人

一存立城頭切照田州府官雖改流政宜從俗查得本所舊有城頭土人以村落所聚名之也共六州除附郭人民編為二甲每甲八城頭共十六城頭在外六州一曰兼州二為上隆州三為恩城州四為武隆州五為安德州六為舊田州每州編為八甲每甲共四城頭每甲編二大頭目二副頭目每人食二甲六城頭或三甲八城頭或食一甲半

四城頭食租五百石或四百石或三百石不等小頭目止食一城頭或七八十石或五六十石不等共食租約一萬石以漢法齊之大畧歲可增稅五千石但臣竊思蠻夷之俗久已相承必欲更之亦有未易率革者昔唐臣韓愈謂嶺南之民宜寬去繩勒簡節踈目東漢武陵太守謂蠻夷率服可增租賦於是實布增而蠻夷畔虞詡謂所得不償所費皆至言也如前所欲增之稅以軍門僱兵事體

聚之僅足以供一歲一千兵行糧之費其催募之
值猶三四倍焉與其增稅而省兵孰若存兵而去
稅且廣西邊境外有交趾之防內多蠻夷之擾先
年思恩之變已去一府之兵今田州之變又復去
一府之兵則土兵微而外患衆矣此不可不深思
曲慮也緣猛以逆誅正名定罪若復用土官不可
也是必有流官之設然純用漢法不可也是必兼
土俗之宜特所謂大小頭目者宜從流官衙門名

色以千百長易之其原食租稅各照舊分給其太重者稍為減節使大小相承臂指相隨遇有調遣及防守城池等項畧如里甲輪更之意此外科征一切停免踈節濶目仍用其土俗治之以效古昔寓兵於農伏險於順之意則兵民各有定守而無尾大之患矣

一興復學校切惟風俗移於人才人才養於學校田州府先年已立有生徒亦嘗應貢舉矣後因猛

賊漸生逆謀恐為清議所梗趕逐教官驅遣生徒
衣冠盡毀學舍荒蕪民俗習成獷戾故猛賊遂得
以相率而為亂茲欲變草夷風漸為善俗合無將
原設學校重加修理仍乞敕吏部照舊選除教授
一員訓導量除一員以任教職其選充生員先儘
本府民間俊秀子弟仍准於附近南寧賓州等處
儒學生員內考驗頗有學者改發二十餘名撥
赴該學肄業仍不拘常例但係廣東廣西江西占

籍田州商民俊秀子弟亦聽一體選充生徒相與
涵濡薰染以長文風亦仍照例科舉歲貢及酌量
地方開設社學敦請師儒授以大誥教民榜孝經
小學等書訓誨各鄉村民間子弟庶衣冠揖讓之
容民日改觀詩書絃誦之聲民日易聽夷俗之陋
可望其變而為華一二十年之後亦必有人才出
於其地矣

一議處奉議查得奉議州原係土官黃文顯其地

與田州密邇岑賊之欲吞併已久矣先於天順年間謀殺知州黃能其嗣遂絕久無相應繼立之人朝廷止設該州判官一員亦控制羈縻之意自猛賊弄兵構亂奉議目兵脅從者大半今日大兵征討據跡原情多從寬貸是則奉議之保全實由田州之平定今田州府既改流官而奉議亦當更變其土官久廢流官久立而其百姓亦久安於流官之名但其土俗亦不能遽爾變革相應改設流官

比照上思州事例選除知州一員將原選州判裁
革照依舊俗管治仍將該州直隸本布政司不與
田州干涉以離攜貳之黨以正更革之始庶撥亂
反正而永絕禍亂之階用夏變夷而漸覩新美之
化矣

廣西通志卷九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廣西通志卷一百

藝文

歷朝

疏

赴任謝恩遂陳膚見疏

明

王守仁

臣於病廢之餘特蒙恩旨起用授以兩廣軍旅重
寄臣自惟朽才病質深懼不任驅使以誤國事具

本辭免過蒙聖旨卿識敏才高忠誠體國今兩廣
多事方藉卿威望撫定地方用紓朕南顧之懷姚
鏌已致仕了卿宜星夜前去節制諸司調度軍馬
撫勦賊寇安戢兵民勿再遲疑推諉以負朕望還
差官鋪馬裹齋文前去敦趣赴任行事該部知道
欽此欽遵兵部移咨到臣捧讀感泣莫知攸措伏
念世受國恩粉骨齏骸亦無能報又况遭逢明聖
溫旨勤拳若是何能復顧其他已於九月初八日

扶病起程沿途就醫服藥調理晝夜前進柰秋暑
旱澀舟行甚難至十一月二十日始抵梧州思思
田州之事尚未及會同各官查審區處然臣沿途
涉歷訪諸士夫之論詢諸行旅之口頗有所聞不
敢不為陛下一言其畧臣惟岑猛父子固有可誅
之罪然所以致彼若是者則前此當事諸人亦宜
分受其責蓋兩廣軍門專為諸猺獠及諸流賊而
設朝廷付之兵馬錢糧事權亦已不為不專且重

若使震其軍威自足以制服諸蠻然而因循怠弛
軍政日壞上無可任之將下無可用之兵一有警
急必須倚調土官狼兵若猛之屬者而後行事故
此輩得以憑恃兵力日增其桀驁今夫父兄之於
子弟苟役使煩勞亦且不能無倦況於此輩夷獷
之性歲歲調發奔走道途不得顧其家室其能以
無倦且怨乎及事之平則又功歸於上而彼無所
與兼有不才有司因而需索引誘與之為姦其能

以無怒且慢乎既倦且怨又怒以慢始而徵發愆
期既而調遣不至上嫉下憤日深月積劫之以勢
而威益褻籠之以詐而術愈窮由是諭之而益梗
撫之而益疑遂至於有今日加以叛逆之罪而欲
征之夫即其已暴之惡征之誠亦非過然所以致
彼若是已非一朝一夕之故且當反思其咎姑務
自責自勵修我軍政布我威德撫我人民使內治
外攘而我有餘力則近悅遠懷而彼將自服顧不

復自反而一意憤怒之夫所可憤怒者不過岑猛
父子及其黨惡數人而已其下萬餘之衆固皆無
罪之人也今岑猛父子及其黨惡數人既云誅戮
已足暴揚所遺二酋原非有名惡目自可寬宥者
也又不勝二酋之憤遂不顧萬餘之命竭兩省之
財動三省之兵使民男不得耕女不得織數千里
內騷然塗炭者兩年於茲然而二酋之憤至今尚
未能雪也徒爾兵連禍結徵發益多財饋益殫民

困益深無罪之民死者十已六七山徭海賊乘釁
搖動窮迫必死之寇既從而煽誘之貧苦流亡之
民又從而逃歸之其可憂危何啻十百於二酋者
之為患其事已兆而變已形顧猶不此之慮而汲
汲於二酋則當事者之過計矣今當事者之於是
役其悴心焦思亦可謂勤且至矣特發於憤激而
徇為其難是以勞而未效夫二酋者之阻兵據險
亦不過畏罪逃死苟為自全之計非如四方流劫

之賊攻城掠鄉村擄財物殺良民日為百姓之
患人人欲得而誅之者今驅困憊之民使裹糧荷
戈以征不為民患素無讐怨之虜此人心之所以
不奮而事之所以難濟也又今狼達土漢官兵亦
不下數萬與萬餘畏罪逋誅之虜相持已三月有
餘而未能一決者蓋以我兵發機太早而四面防
守太密是乃投之無所往而示之以必不活蓋使
彼先慮預備并心協力堅其必死之志以抗我師

就使我師將勇卒奮決能取勝亦必多殺士衆非
全軍之道又况人無戰志而徒欲合圍待斃坐收
成功此我兵之所以雖衆而勢日以懈賊雖寡而
志日以合備日密而氣日以銳者也夫當事者之
意固欲其計出萬全然以用兵而言亦已失之所
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者臣愚以為且宜釋此
二酋者之罪開其自新之路而彼猶頑梗自如然
後從而殺之我亦可以無憾苟可曲全則且姑務

息兵罷餉以休養瘡痍之民以絕覬覦之姦以弭不測之變迨於區處既定德威既洽蠻夷悅服之後此二酋者遂能改惡自新則我亦豈必固求其罪若其尚不知悛執而殺之不過一獄吏之事何至甲兵之煩哉或者以為征之不克而遽釋之則紀綱疑於不振臣竊以為不然夫天子於天下之民物如天覆地載無不欲愛養而生全之寧有蕞爾小醜乃與之爭憤求勝而謂之振紀綱者唯後

世貪暴諸侯強凌弱衆吞寡則必務於求勝而後
已斯固五霸之罪人也昔苗頑不即工舜使禹益
徂征三旬苗民逆命禹乃班師振旅夫以三聖人
者為之君師以征一頑苗謂宜終朝而克捷顧歷
三旬之久而復至於班師以歸自今言之其不振
甚矣然致有苗之格而萬世稱聖古之所謂振紀
綱者固若是耳臣以匪才謬膺重命得總制四省
軍務以從事於偏隅之小醜非不知乘此機會可

以僥倖成功苟免於怯懦退避然此必多調軍兵
多傷士卒多殺無罪多費糧餉又不足以振揚威
武信服諸夷僅能取快於二酋之憤而忘其遺患
於兩省之民但知徼功於目前而不知投艱於日
後此人臣喜事者之利非國家之福生民之庇臣
所不忍也臣又聞兩廣主計之吏謂自用兵以來
所費銀兩已不下數十萬梧州庫藏所存已不滿
五萬之數矣所食糧米已不下數十萬梧州倉廩

所存不滿一萬之數矣由是言之尚可用兵不息而不思所以善後之圖乎臣又聞諸兩省士民之言皆云思恩流官之設亦徒有虛名而反受實禍詰其所以皆云思恩未設流官之前土人歲出土兵三千以聽官府之調遣既設流官之後官府歲發民兵五千以防土人之反覆即此一事利害可知且思恩自改流設官以來十八九年之間反者五六起前後征勦曾無休息不知調集軍兵若干

費用糧餉若干殺傷良民若干朝廷曾不能得其分寸之益而反為之憂勞徵發良民之膏血而塗諸無用之地此流官之無益亦斷然可覩矣但論者皆以為既設流官而復去之則有更改之嫌恐啓人言而招物議是以寧使一方之民久罹塗炭而不敢明為朝廷一言寧負朝廷而不敢犯衆議甚哉人臣之不忠也苟利於國而庇於民死且為之矣而何人言物議之足計乎臣始至地方雖

未能周知備歷然形勢大畧亦可槩見田州切鄰
交阻其間深山絕谷皆犴獐之所盤據動以千百
必須仍存土官則可藉其兵力以為中土屏蔽若
盡殺其人改土為流則邊鄙之患我自當之自撤
藩籬非久安之計後必有悔思恩田州處置事宜
俟事平之日遵照勅旨公同各官另行議奏但臣
既有所聞見不敢不先為陛下一言使朝廷之上
早有定處臣等得一意奉行不致往復查議失誤

事機可以速安反側實地方之幸臣等之幸臣不勝受恩感激竭忠願効之至

罷兵行撫疏

王守仁

思恩田州之役兵連禍結兩省荼毒已踰二年兵力盡於哨守民脂竭於轉輸官吏罷於奔走即今地方已如破壞之舟漂泊於顛風巨浪之中覆溺之患洵洵在目不待智者而知之矣今若必欲窮兵雪憤以收前功未論其不克縱復克之亦有十

患何者今皇上方推至孝以治天下惻怛之仁覆被海宇惟恐一物不得其所雖一夫之獄猶慮有所虧枉親臨斷決况茲數萬無辜赤子而必欲窮搜極捕使之噍類不遺傷伐天地之和虧損好生之德其患一也屯兵十萬日費千金自始事以來所費銀米各已數十餘萬前歲之冬二酋復亂至今且餘二年未嘗與賊交一矢接一戰而其費已如此今若復欲進兵以近計之亦須數月省約其

費亦須銀米各十餘萬計今梧州倉庫所餘銀不滿五萬米不滿一萬矣兵連不息而財匱糧絕其患二也調集之兵遠近數萬屯戍日久人懷歸思兼之水土不服疾病死者不可勝數潰散逃亡追捕斬殺而不能禁其未見敵已如此今復驅之鋒鏑之下必有土崩瓦解之勢其患三也用兵以來兩省之民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已餘二年衣食之道日窮老稚轉乎溝壑今春若復進兵又將廢一

年之耕百姓饑寒切身羣起而為盜不逞之徒因
而號召其禍殆有甚於思田者其患四也論者皆
以不誅二酋則無以威服土官是殆不然今所賴
以誅二酋者乃皆土官之兵而在我曾無一旅可
恃之卒又不能宣布主上威德明示賞罰而徒以
市井狙獪之謀相欺相誘計窮詐見益為彼所輕
每一調發旗牌之官十餘往反而彼猶驚然不出
反挾此以肆其貪求縱其吞噬我方有賴於彼而

不敢問彼亦知我之不能彼禁也益狂誕而無所
忌岑猛之僭妄亦由此等積漸成之是欲誅一二
逃死之遺孽而養成十數岑猛其患五也兩廣賊
盜搖擗之巢穴動以數千百計軍衛有司營堡關
隘之兵時時招募增補然且不敷今復盡取而聚
之思田之一隅山徭海寇乘間竊發遂至無可捍
禦近亦窺我空虛出掠愈頻為患愈肆今若復聞
進兵彼知事未易息遠近相煽蠢起我兵勢難中

輟救之不能棄之不可其為慘毒可憂尤有甚於
饑寒之民其患六也軍旅一動饋運之夫騎征之
馬各以千計每夫一名僱直一兩馬一匹四兩馬
之死者則又追償其主之直是皆取辦於南寧諸
屬縣百姓連年兵疫困苦已極而復重之以此其
不亡而為盜者則亦溝中之瘠矣其患七也兩省
土官於岑猛之滅已各懷唇齒之疑其各州土目
於蘇受之討又皆有狐兔之憾是以遲疑觀望莫

肯効力所憑恃者獨湖兵耳然前歲之疫湖兵死者過半其間固多借債而來兵回之日死者之家例有償命銀兩總其所費亦以數萬今茲復調踣頓道途不得顧其家室亦已三年勞苦怨鬱潛逃而歸者相望於道誅之不能止因一隅之小憤而重失二省土人之心其間伏憂隱禍殆難盡言其患八也田州外捍交趾內屏各郡其間深山絕谷又皆犛獍之所盤據若必盡誅其人異時雖欲改

設流官亦已無民可守非獨自撤藩籬勢有不可
抑亦藉膏腴之田以資犄犄而為邊夷拓土開疆
其患九也既以兵克必以兵守歲歲調發勞費無
已秦時勝廣之亂實興於閭左之戍且一失制馭
變亂隨生反覆相尋禍將焉極其患十也故為今
日之舉莫善於罷兵而行撫撫之有十善活數萬
無辜之死命以明昭皇上好生之仁同虞舜有苗
之征使遠夷荒服無不感恩懷德培國家元氣以

貽燕翼之謀其善一也息財省費得節縮贏餘以
脩他虞百姓無推脂刻髓之苦其善二也久戍之
兵得遂其思歸之願而免於疾病死亡脫鋒鏑之
慘無土崩瓦解之患其善三也又得及時耕種不
廢農作雖在困窮之際然皆獲顧其家室亦各漸
有回生之望不敢轉徙自棄而為盜其善四也罷
散土官之兵各歸守其境土使知朝廷自有神武
不殺之威而無所恃賴於彼陰消其桀驁之氣而

沮懾其僭妄反側之心其善五也遠近之兵各歸
舊守窮邊沿海咸得修復其備禦盜有所憚而不
敢肆城郭鄉村免於驚擾劫掠無虛內事外顧此
失彼之患其善六也息饋運之勞省夫馬之役貧
民解於倒懸得以稍稍甦復起呻吟於溝壑之中
其善七也土民釋兇死狐悲之憾土官無唇亡齒
寒之危湖兵遂全師早歸之願莫不安心定志涵
育深仁而感慕德化其善八也思田遺民得還鄉

土招集散亡復其家室因其土俗仍置酋長彼將
各保其境土而人自為守內制猺獞外防邊夷中
土得以安枕無事其善九也土民既皆誠心悅服
不須復以兵守省調發之費歲以數千官軍免踣
頓道途之苦居民無往來騷屑之患商旅通行農
安其業近悅遠來德威覃被其善十也夫進兵行
勦之患既如彼罷兵行撫之善復如此然而當事
之人乃猶往往利於進兵者其間又有二幸四毀

馬下之人幸有數級之獲以要將來之賞上之人
幸成一時之捷以蓋前日之愆是謂二幸始謀請
兵而終鮮成效則有輕舉妄動之毀頓兵竭餉而
得不償失則有浪費財力之毀聚數萬之衆而竟
無一戰之克則有退縮畏避之毀徇土夷之情而
拂士夫之議則有形迹嫌疑之毀是謂四毀二幸
蔽於其中而四毀惕於其外是以寧犯十患而不
顧棄十善而不為夫人臣之事君也殺其身而苟

利於國滅其族而有裨於上皆甘心焉豈以僥倖
之私毀譽之末而足以撓亂其志者今日之撫利
害較然事在必行斷無可疑者矣於是衆皆以為
然二十六日臣至南寧府乃下令盡撤調集防守
之兵數日之內解散而歸者數萬有餘湖兵數千
道阻且遠不易即歸仍使分留南寧賓州解甲休
養待間而發初盧蘇王受等聞臣奉命前來查勘
始知朝廷亦無必殺害之意皆有投生之念日夜

懸望惟恐臣至之不速已而聞太監總兵等官復
皆相繼召還至是又見防守之兵盡撤其投生之
念益堅乃遣其頭目黃富等十餘人於正月初七
日先赴軍門訴告願得掃境投生惟乞宥免一死
臣等諭以朝廷之意正恐爾等有所虧枉故特遣
大臣前來查勘開爾等更生之路爾等果能誠心
投順決當貸爾之死因復開陳朝廷威德備寫紙
牌使各持歸省諭盧蘇王受等大意以為岑猛父

子縱無叛逆之謀即其兇殘酷暴慢上虐下自有可誅之罪今其父子黨與俱已伏辜爾等原非有名惡日本無大罪至於部下數萬之衆尤為無辜今因爾等阻兵負險致令數萬無辜之民破家失業父母死亡妻子離散奔逃困苦已將兩年又上煩朝廷興師命將勞擾三省之民爾等之罪固已日深但念爾等所以阻兵負險者亦無他意不過畏罪逃死苟為自全之計其情亦有可憫方今聖

上推至孝之仁以子愛黎元惟恐一物不得其所
雖一夫之獄尚恐或有虧枉親臨斷決何況爾等
數萬之命豈肯輕意勦殺故今特遣大臣前來查
勘開爾更生之路非獨活此數萬無辜之民亦使
爾等得以改惡從善捨死投生牌至爾等部下兵
夫即可解散各歸復業安生爾等即時出來投到
決宥爾之死全爾身家若遲疑觀望則天討遂行
後悔無及限爾二十日內爾若不至是朝廷必欲

開爾生路而爾必欲自求死路進兵勦殺爾亦可
以無憾矣蘇受等得牌皆羅拜踴躍歡聲雷動當
即撤守備具衣糧盡率其衆埽境來歸本月二十
六日俱至南寧府城下分屯為四營明日蘇受等
皆囚首自縛各與其頭目數百人赴軍門投見哀
號控訴各具投狀告稱前情乞免一死願得竭力
報効臣等看得蘇受等所訴情節亦與臣等前後
所聞所見大畧相同其間雖有飾說亦多真情良

可哀憫因復照前牌所稱諭以朝廷恩德以為朝廷既已赦爾等之死許爾投降寧肯誘爾至此又復殺爾虧失信義爾之一死決當宥爾矣爾勿復憂疑但爾蘇受二人擁衆負險雖由畏死然此一方為爾之故騷擾二年有餘至上煩九重之慮下疲三省之民若不畧示責罰亦何以舒泄軍民之憤於是下盧蘇王受於軍門各杖一百衆皆合辭叩首為之請命乃解其縛諭以今日宥爾一死者

是朝廷天地好生之仁杖爾一百者乃我等人臣
執法之義於是衆皆叩首悅服臣亦隨至其營撫
定餘衆莫不感泣歡呼皆謂朝廷如此再生之恩
我等誓以死報及據狀未告乞憐憫岑猛原無反
叛情罪存其一脉俯順夷情辦納糧差一節自臣
奉命而來沿途詢諸商賈行旅詢諸士夫軍民莫
不以為宜從夷俗仍立土官庶可久永無變不然
反覆之患終恐不免及臣至此又公同大小各官

審度事勢屢經酌量議處亦皆以為治夷之道宜
順其情臣於先次謝恩本內已經畧具奏聞至是
因其控告哀切當即遵照勅諭便宜事理許以具
情奏請且諭以朝廷之意無非欲生全爾等爾等
但要誠心向化改惡從善竭忠報國勿慮朝廷不
能順爾之情於是又皆感泣歡呼則謂朝廷如此
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且乞即願殺賊立功以
贖前罪臣因諭以朝廷之意惟欲生全爾等今爾

方來投生豈忍又驅之兵刃之下爾等逃竄日久
家業破蕩且宜速歸完爾家室及時耕種修復生
理至於各處盜賊軍門自有區處不須爾等勦除
待爾家事稍定徐當調發爾等於是又皆感泣歡
呼皆謂朝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臣於
是遂委右布政林富舊任總兵官張祐分投省諭
安插其衆俱於二月初八日督令各歸復業去訖
地方之事幸遂平定皆皇上至孝達順之德感格

上下神武不殺之威震懾鬼神風行於廟堂之上
草偃於百蠻之表是以班師不待七旬而頑夷即
爾來格不折一矢不戮一卒而全活數萬生靈是
所謂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也臣以蹇劣謬承任
使仰賴鴻休得免罪責快覩盛明豈勝慶幸

處置平復地方以圖久安疏

王守仁

臣聞傳說之告高宗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
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

今天下郡縣之設乃有大小繁簡之別中土邊方之殊流官土襲之不同者豈故為是多端哉蓋亦因其廣谷大川風土之異氣人生其間剛柔緩急之異稟服食器用好惡習尚之異類是以順其情不違其俗循其故不易其宜要在使人各得其所固亦惟以亂民而已矣臣以迂庸謬膺重命勘處兵事於茲土節該欽奉敕諭謂可撫則撫當勦即勦是陛下之心唯在於除患安民未嘗有所意必

也又節該欽奉敕諭謂賊平之後公同議處應設土官流官何者經久利便是陛下之心唯在於安民息亂未嘗有所意必也始者思田梗化既舉兵而加誅矣因其悔罪來投遂復宥而釋之固亦莫非仰體陛下不嗜殺人之心惓惓憂憫赤子之無辜也然而今之議者或以為流官之設中土之制也已設流官而復去之則嫌於失中土之制土官之設蠻夷之俗也已去土官而復設之則嫌於從

蠻夷之俗二者將不能逃於物議其何以能建事而底績乎是皆不然夫流官設而夷民服何苦而不設流官乎夫唯流官一設而夷民因以騷亂仁人君子亦安忍寧使斯民騷亂而必於流官之設者土官去而夷民服何苦而必土官乎夫唯土官一去而夷民因以背叛仁人君子亦安忍寧使斯民背叛而必於土官之去者是皆虞目前之毀譽避日後之形迹苟為周身之慮而不為國家思久

長之圖者也其亦何能仰窺陛下如天之仁固平
平蕩蕩無偏無黨惟以亂民為心乎臣於思恩田
州平復之後即已仰遵聖諭公同總鎮鎮巡副叅
三司等官太監張賜御史石金等議應設流官土
官何者經久利便不得苟有嫌疑避忌而心有不
盡謀有不忠乃皆以為宜仍土官以順其情分土
目以散其黨設流官以制其勢蓋蠻夷之性譬猶
禽獸麋鹿必欲制以中土之郡縣而繩之以流官

之法是羣麋鹿於堂室之中而欲其馴擾帖服終必觸樽俎翻几席狂跳而駭擲矣故必放之間曠之區以順適其獷野之性今所以仍土官之舊者是順適其獷野之性也然一唯土官之為而不思有以散其黨與制其猖獗是縱麋鹿於田野之中而無有乎墻墉之限殯牙童桔之道終必長奔直竄而無以維繫之矣今所以分立土目者是墻墉之限殯牙童桔之道也然分立土目而終無連屬

網維於其間是畜麋鹿於苑囿而無守視之人以時修其牆墉禁其羣觸終將踰垣遠逝而不知踐禾稼決藩籬而莫之省矣今所以特設流官者是守視苑囿之人也議既僉同臣猶以為土夷之心未必盡得而窮山僻壤或有隱情也則亦安能保其必行乎則又備厯田州思恩之境按行其村落而經理其城堡因而以其所以處之之道詢諸其目長率皆以為善又以詢諸其父老子弟又皆以

為善又以詢諸其頑鈍無恥廝役下賤之徒則又亦皆以為善然後信其可以久行而庶或幸免於他日之戮也已夫然後敢具本以請亦恃聖明在上洞見萬里而無微不燭故臣得以信其愚忠不復有所顧忌然猶反覆其辭而更互其說者非敢有虞於陛下不能亮臣之愚良以今之士人率多執已見而倡臆說亦足以搖衆心而壞成事故臣不避頰舌之騰者亦欲因是以曉之也煩瀆聖聽

臣不勝戰慄惶懼之至緣係處置平復地方以圖
久安長治事理未敢擅便為此開列具本請旨

一特設流官知府以制土官之勢臣等議得思田
初服朝廷威德方新今雖仍設土官數年之間決
知可無反側之慮但十餘年後其衆日聚其力日
強則其志日廣亦將漸有縱肆并無之患故必特
設流官知府以節制之其御之道則雖不治以
中土之經界而納其歲辦租稅之入使之知有所

歸効雖不涖以中土之等威而操其襲授調發之
權使之知有所統攝雖不繩以中土之禮教而制
其朝會貢獻之期使之知有所尊奉雖不嚴以中
土之法禁而申其寬抑不平之鳴使之知有所赴
訴因其歲時伏臘之請慶賀叅謁之來而宣其間
隔之情通其上下之義矜其不能教其不逮寓警
戒於溫恤之中消倔强於涵濡之內使之日馴月
習忽不自知其為善良之歸蓋含洪坦易以順其

俗而委曲調停以制其亂此今日知府之設所以異於昔日之流官而為久安長治之策也臣等看得田州故地寬衍平曠堪以建設流官衙門但其衝射凶惡居民弗寧今擬因其城垣畧加改創修理備立應設衙門地僻事簡官不必備環府之田二甲皆以屬之府官府官既無民事案牘之擾終歲可以專力於農為之闢其荒蕪備其旱潦通其溝洫丁力不足則聽其募人耕種官給牛具種子

歲收其入三分之一以廩官吏而其餘以食佃人
城之內外漸置佃人廬舍而歲益增募招徠以充
實之田州舊有商課仍許設於河下薄取其稅以
資祭祀賓旅柴薪馬夫之給凡流官之所須者一
不以及於土夷如此則雖草創之地而三四年後
亦可以漸為富庶之鄉若其經營之始則且須仰
給於南寧府庫逮其城郭府治完備事體大定然
後總會其土夷之所輸公田之所入商稅之所積

每歲若干而官吏之所需者每歲若干斟酌通融
立為經久之計又必上司之制用者務從寬假無
大苛削官吏其土者得以優裕展布無局促牽制
之繁此又體悉遠臣綏柔荒服之道也至於思恩
舊已設有流官但因開圖立里繩以郡縣之法是
以其民遂亂今宜照舊仍設流官知府聽其土目
各以土俗自治而其連屬制御之道悉依臣等前
之所議庶可經久無患

一仍立土官知州以順土夷之情臣等議得岑氏世有田州其繫戀之私恩久結於人心今岑猛雖誅各夷無賢愚老少莫不悲愴懷思願得復立其後故蘇受之變翕然蠢起不約而同自官府論之則皆以為苗頑逆命之徒在各夷言之則皆自以為嬰白存孤之義故自兵興以來遠近軍民往往亦有哀憐其志而反不直官府之為者况各夷告稱其先世岑伯顏者嘗欽奉太祖高皇帝勅旨岑

黃二姓五百年忠孝之家禮部好生者他着江夏
侯護送岑伯顏為田州府土官知府職事傳授子
孫代代相繼承襲欽此欽遵其後如岑永通岑祥
岑紹岑鑑岑鏞岑溥皆嘗著征討之績保障之功
猛之暴虐騷縱罪雖可戮而往歲姚源之役近年
劉召之勦亦皆間關奔走勤勞在人各夷告稱官
兵未進之先猛尚遣人奉表朝賀貢獻又遣人賫
本赴京控訴官兵將進之時猛遂率眾遠遯未嘗

敢有抗拒以此言之其無反叛之謀踪跡頗明今
欲仍設土官以順各夷之情而非岑氏之後彼
亦終有未服故今日土官之立必須岑氏子孫而
後可臣等看得田州府城之外西北一隅地形平
坦堪以居民議以其地降為田州而於舊屬四十
八甲之內割其八甲以屬之聽以其土俗自治立
岑猛之子一人始授以署州事吏目三年之後地
方寧靖効有勤勞則授以判官六年之後地方寧

靖効有勤勞則授以為同知九年之後地方寧靖
効有勤勞則授以為知州使承岑氏之祀而隸之
流官知府其制御之道則悉如臣等前之所議如
此則朝廷於討猛之罪記猛之勞追錄其先世之
忠俯順其下民之望者兼得之矣昔文武之政罪
人不孥興滅繼絕而天下之民歸心遠近蠻夷見
朝廷之所以處岑氏者若此莫不曰猛肆其惡而
舉兵加誅法之正也明其非叛而不及其孥仁之

至也錄其先忠而不絕其祀德之厚也不利其土而復與其民義之盡也矜其冥頑而曲加生全恩之極也即此一舉而四方之土官莫不畏威懷德心悅誠服信義昭布而蠻夷自此大定矣此今日知州之設所以異於昔日之土官而為久安長治之要策也臣等又看得岑猛之子存者二人其長者為岑邦佐其幼者為岑邦相邦佐自幼出繼武靖州為知州前者徒以誅猛之故有司奏請安置

於漳州然彼實無可革之罪今日田州之立無有
宜於邦佐者但武靖當徭賊之衝而邦佐素得其
民心其才足能制御邇者武靖之民以盜賊昌熾
州民無主之故往往來告願得復還邦佐為知州
以保障地方臣等方欲為之上請如欲更一人諸
夷未必肯服莫若仍以邦佐歸之武靖而立邦相
於田州用其強力有能者於折衝捍禦之所而存
其幼弱未立者於安守宗祀之區庶為兩得其宜

至於思恩則岑濬之後已絕自不必復有土官之設矣

一分設土官巡檢以散各夷之黨臣等議得土官知州既立若仍以各土目之兵盡屬於知州則其勢并力衆驕恣易生數年之後必有報讐言復怨吞弱暴寡之事則土官之患猶如故也且土目既屬於土官而操其生殺予奪之權則彼但唯土官之是從寧復知有流官知府者則流官知府雖欲行

其控御節制之道施其綏懷撫恤之仁亦無因而與各土目者相接矣故臣等議以舊屬八甲割以立州之外其餘四十甲者每三甲或二甲立一巡檢司而屬之流官知府每司立土巡檢一員以土目之素為衆所信服者為之而聽其各以土俗自治其始授以署巡檢司事土目三年之後而地方寧靖効有勤勞則授以冠帶六年之後而地方寧靖効有勤勞則授以為土巡檢其糧稅之入則徑

納於流官知府而不必轉輸於州之土官以省其費其軍馬之出亦徑調於流官知府而不必轉發於州之土官以重其勞其官職土地各得以傳諸子孫則人人知自愛惜而不敢輕犯法其襲授予奪皆必經由於知府則人人知所依附而不敢輒携貳勢分難合息朋奸濟虐之謀地小易制絕恃衆跋扈之患如此則土官既無羽翼爪牙之助而不敢縱肆於為惡土目各有土地人民之保而不

敢黨比以為亂此今日巡檢之設所以異於昔日之土目而為久安長治之要策也至於思恩事體悉與田州無異亦宜割其目甲分立以為土巡檢司聽其以土俗自治而屬之流官知府則流官之設既不失朝廷之舊巡司之立又足以散土夷之黨而土俗之治復遠人之情順一舉而兩得矣

一田州既改流官亦宜更其府名初岑猛之將變忽有石自田州江心浮出傾卧岸側其時民間有

田石傾田州兵田石平田州寧之謠猛甚惡之禁人勿言密起百餘人夜平其石旦即復傾如是者屢屢已而果有兵變今年二月盧蘇等既來投順歸視其石則已平矣皆共喜異傳以為祥臣至田州親視其石聞土人之言如此民間多取田寧二字私擬其名臣等欲乞朝廷遂以此意命之雖非大義所關亦足以新耳目而定人心之一端也其該府所設官員臣等擬於知府之外佐貳則同知

或通判一員首領則經歷知事各一員吏胥畧具而已今見在者已有通判張華知事林光甫照磨李世亨其知府亦已選有一員陳能然至今尚未到任臣嘗訪詢其故咸謂陳能原奉朝旨陞廣西布政司右叅政管田州府事又賜之勅旨以重其權吏部奏有欽依令其先赴該司到任然後往蒞田州該司左布政嚴紘謂其既掌府事即繫屬官不得於該司到任陳能遂竟還原籍至今亦不復

來參照嚴紘妄自尊大但知立上司之體勢而輒
敢慢視敕旨蔑廢部移固已深為可罪陳能則偏
狹使氣徒欲申一己之小憤而遂爾委朝命於草
萊棄職任如敝屣使為人臣者而昏若是則地方
之責焉所寄託而朝廷威令何以復行乎臣等所
訪如此但未委虛的乞將二人通行提究重加懲
戒以警將來臣觀陳能氣性悻悻若此亦非可使
以綏柔新附之民者看得廣東化州知州林寬舊

任南康通判剪緝安義諸賊甚得條理且其才識
通敏幹辦勤勵臣時巡撫江西深知其有可用近
因田州改建府治修復城垣地方無官可任已經
行文委令經理其事若即陞以該府同知而使之
久於其職其所建立必有可觀迨其累有成績遂
擢以為知府使終身其地彼亦欣然過望必且樂
為不倦為益地方決知不少矣大抵田州之亂起
於搜剔太甚今其歸附皆出誠心原非以兵力強

取而得者故不必過為振厲駕抑急其譏防反足
生變但與之休養生息畧施控御其間可矣夫走
狗逐兔而捕鼠以狸人之才器各有所宜也

一思恩府設立流官亦宜如田州之數其知府一
員吳期英見在但已屢有奔逃之辱難以復臨其
下然未有可去之罪且宜改任於他所姑使之自
効可矣看得柳州府同知桂鏊督餉賓州思恩之
人聞其行事頗知信悅近以修復思恩府治委之

經理其所謀獻雖未見有大過於人然皆平實詳
審不為浮飾似於思思之人為宜苟未能灼知超
然卓異之才舉而用之以一新政化則得如鑿者
器而使之姑且修敝補罅休勞息困以與久疲之
民相安於無事當亦能有所濟也乞敕吏部再加
裁酌改用之

一田州各甲今擬分設為九土巡檢司其思恩各
城頭今擬分設為九土巡檢司各立土目之素為

衆所信服者管之其連屬之制陞授之差俱已備
有前議但各甲城頭既已分析若無人管理復恐
或生弊端臣等遵照敕諭便宜事理已曾行牌仰
各頭目暫且各照分掌管辦納兵糧候奏請命下
然後欽遵施行

一田州思恩各官目人等見監家屬男婦初擬解
京今各目人等既已投順則其家屬男婦相應給
還領養

一田州新服用夏變夷宜有學校但瘡痍逃竄之餘尚無受屋之民焉有入學之士况齋膳廩餼俱無所出即欲建學亦為徒勞然風化之原終不可緩臣等議欲於附近府州縣學教官之內令提學官選委一員暫領田州學事聽各學生徒之願改田州府學及各處儒生之願來田州附籍入學者皆令寄名其間所委教官時至其地相與講肄游息或於民間興起孝弟或倡遠近舉行鄉約隨事

開引漸為之兆俟休養生息一二年後流移盡歸商旅湊集民居已覺既庶財力漸有可為則如學校及陰陽醫學之類典制之所宜備者皆聽各府官以次舉行上請然後為之設官定制如此則施為有漸而民不知擾似亦招徠填實之道鼓舞作新之機也

一思田去梧州水陸一月之程軍門隔遠難於控馭調度兼之府治雖立而規制未成流官雖設而

職守未定且瘡痍未復人心憂惶須得重臣撫理
臣等已經具題乞將右布政林富量陞憲職存留
舊任副總兵張祐使之更迭往來於二府地方綏
緝經理仍乞賜以便宜敕書將南寧賓州等府衛
州縣及東蘭南丹泗城那地都康向武等土官衙
門俱聽林富等節制臣等所議地方經久事宜候
奏請命下之日悉以委之林富等使之欽遵以次
施行庶幾事無隳墮而功可責成矣

征勦稔惡犛賊疏

王守仁

據留撫田州思恩等處地方廣西布政司右布政
林富原任副總兵都指揮同知張祐等會呈前事
開稱田州思恩平復居民悉已各安生理土夷亦
皆各事農耕地方實已萬幸但惟八寨犛賊積年
千百成徒流劫州縣鄉村殺害良民擄掠子女生
口財物歲無虛月月無虛旬民遭荼毒冤苦屢經
奏告乞要分兵勦滅者已不知幾百十番為因地

方多事若要進兵未免重為民困是以官府隱忍
撫諭冀其悔罪改過而彼乃悍然不顧愈加兇橫
出劫益頻蓋緣此賊有衆數萬盤據山谷憑恃險
阻南通交趾等夷西接雲貴諸蠻東北與斷藤牛
腸仙臺花相風門佛子及柳慶府江古田諸處猺
賊回旋連絡延袤周遭二千餘里東掠西竄南標
北突近因思田擾攘各賊乘機出攻州縣鄉村遠
近相煽幾為地方大變仰賴朝廷威令傳播苟幸

未動緣此徭賊之與居民勢不兩立若徭賊不除則居民各無安生之理乞要乘此軍威速加征勦庶不貽患地方緣繇呈乞照詳施行等因據此行間隨據左江道守巡守備等官左叅議汪必東僉事吳天挺叅將張經等會呈為請兵征勦積年窮兇極惡徭賊以除民患事開稱斷藤峽牛腸六寺磨刀等處徭賊上連八寨諸蠻下通白竹古陶羅鳳仙臺花相風門佛子等崗各賊累年攻劫郡縣

鄉村殺人放火擄掠子女財畜民遭荼毒逃竄死亡拋棄田業居民日少村落日空延袤千百里內皆已變為盜區各處被害軍民累奏請兵誅勦為因地方多事兵力不敷官府隱忍招撫期暫少息而各賊愈肆猖獗近因思田用兵遂與八寨及白竹古陶羅鳳等賊乘勢朋比連結殺虜搶劫月無虛旬扇惑搖動將成大變仰賴神武傳播辛未舉發近幸思田之諸夷感慕聖化悉已自縛歸降遠

近向服各山猺獞亦皆出來投撫請給告示願求
自新從此不敢為惡雖其誠偽未可逆料然皆尚
有畏懼之心獨此斷藤各巢逆賊自知罪在不赦
恃險如故截路劫村畧無忌憚若不乘此軍威進
兵勦滅將來禍患焉有紀極緣繇會案呈詳到臣
照得臣近因思田之役奉命前來駐軍南寧府地
方與八寨猺賊相去六日之程朝廷德威宣布雖
外國遠夷皆知震懾向慕輸情納款而此猺賊獨

敢擁衆千百四出劫掠武緣等處鄉村殺人放火
畧無忌憚此臣所親知即此昌熾桀驁平時抑又
可知及照牛腸六寺磨刀白竹古陶羅鳳仙臺花
相風門佛子等巢稔惡各賊自弘治正德以來至
於今日二三十年之間節該桂平等縣被害人戶
李子太等前後控奏乞行勦除民害不下數十餘
次皆有部咨行令勘議計勦若不及今討伐其為
地方之患終無底極誠有如各官所呈者况臣駐

劄南寧小民紛然訴告請兵急救荼毒皆謂朝不謀夕各賊之惡委已數窮貫滿神怒人怨難復逋誅即欲會案奏請俟命下之日行事竊恐聲迹昭彰反致衝突奔竄則雖調十數萬之衆以一二年為期亦未易平蕩了事照得臣節該欽奉敕諭但遇賊寇生發即便相機可撫則撫當捕則捕欽此欽遵為照思田變亂之時該前都御史等官姚鎮等奏調湖廣永保二司土兵前來南寧等處聽用

近幸地方悉平靖各兵正在班師放回之際歸途
所經正與各賊巢穴相去不遠况思田二府新附
土目盧蘇王受等感激朝廷生全之恩屢乞殺賊
報効但合遵奉敕諭事理除一面量調官軍協同
前項各兵行委左江道守巡叅將等官監統永保
二司宣慰官男領各頭目土兵人等分道進勦牛
腸六寺仙臺花相等賊并行留撫思田布政及右
江分巡兵備守備等官監統思田土目兵夫分道

進勦八寨等賊所獲功次俱仰該道分巡兵備官
收解紀功御史紀驗造冊奏報及行總鎮太監張
賜密切公同行事并密行鎮巡等官知會外緣係
征勦積年稔惡猺賊以除民患以安地方事理為
此具本題知

八寨斷藤峽捷音疏

王守仁

照得先該各官呈稱前項各巢各賊積年窮兇稔
惡千百里內被其慘毒萬姓冤苦朝不保夕乞要

乘此軍威急救一方塗炭等因其時臣方駐劄南寧目觀其害誠不忍坐視斯民之苦一至此極及查兵部屢次咨來題奉欽依事理要將前項各賊即行發兵計勦以除民患正亦臣等職所當盡之責但慮賊衆勢大連絡千里可以計破難以力攻欲俟再行奏請命下然後舉行必致形迹彰聞雖有十萬之師圖以歲年亦未可克故遂仰遵欽奉敕諭但有賊盜生發當撫則撫可勦則勦及便宜

行事事理一面密切相機行事及密行總鎮太監
張賜知會隨該鎮守兩廣豐城侯李旻亦相繼到
任又經轉行知會外今據各呈前因該臣會同總
鎮太監張賜總兵李旻及鎮巡三司等官看得八
寨斷藤牛腸六寺磨刀古陶白竹羅鳳龍尾仙臺
花相等賊巢穴連絡盤據千百餘里兇悍驍猛酷
虐萬姓流毒一方自來征勦所不能克果已貫盈
罪極神怒人怨委有如各官所呈者是誠兩廣盜

賊之淵藪根柢此而不去兩廣盜賊終未有哀息
之漸也乃今於三月之內止因湖廣便道之歸師
及用思田報効之新附兩地進兵不滿八千而斬
獲三千有奇巢穴掃蕩一洗萬民之寃以除百年
之患此豈臣等知謀才畧之所能及是皆皇上除
患救民之誠心默贊於天地鬼神而神武不殺之
威任人不疑之斷震懾遠邇感動上下且廟廊諸
臣咸能推誠舉任公同協贊唯國是謀與人為善

故臣等得以展布四體無復顧慮信其力之所能
為竭其心之所可盡動無不宜舉無弗振諸將用
命軍士効力以克致此雖未足為可稱之功而朝
廷之上所以能使臣等獲成是功者實可以為後
世行事之法矣不然則兵耗財竭凋弊困苦之餘
僅僅自守尚恐未克而况敢望此意外之事哉照
得宣慰彭明輔彭九霄官男彭宗舜等皆衝犯暑
毒身親陷陣事竣之後狼狽扶病而歸生死皆未

可必其官男彭蓋臣者亦遣家丁遠來報効兩年
之間顛頓道途疾疫死亡誠有人情所不能堪者
而彭明輔等忠義奮發畧無悔怠即其一念報國
之誠殊有所不可泯者至於思田報効頭目盧蘇
王受等感激朝廷再生之恩自備資糧力辭軍餉
實能舍死破敵爭先陷陣唯恐功效不立無以自
白其本心謂子弟之於父兄亦不過是誠非虛言
此皆臣所親見者也及照留撫思田右布政林富

已聞都御史之擢而忠義激發猶且不計體面必欲督兵入巢破賊而後出是尤人所難能舊任副總兵張祐叅將張經沈希儀湖廣督兵僉事汪濬廣西僉事吳天挺叅議汪必東副使翁素湖廣督兵都指揮謝珮廣西都指揮高崧及各督哨督押指揮等官馬文瑞王勲唐宏卞据張縉彭飛張恩周徹宗趙璇林節劉鏜武鑾千戶劉宗本等督勦縣丞林應驄主簿李本并防截搜捕調度給餉等

項官員知府程雲鵬蔣山卿同知桂鏊史立誠舒
栢通判陳志敬徐俊知州林寬李東諭召知縣劉
喬縣丞杜桐蕭尚賢經歷周奎等雖其才猷功績
各有大小等級之殊而利害勤苦亦有緩急久暫
之異然當茲炎毒暑雨之中瘴疫薰蒸經冒鋒鏑
之場出入崎嶇之地固皆同効捍患勤事之績均
有百死一生之危者也伏望皇上明昭軍旅之政
既行廟堂協贊舉任之上賞亦錄諸臣分職任事

之微勞及將宣慰彭明輔等特加陞獎官男彭宗
舜彭蓋臣免其赴京就彼襲替以旌其報國之義
土目盧蘇王受等亦曲賜恩典或不待三年而遂
錫之冠帶以勵其報効之忠如此庶幾功無不賞
而益興忠義之心賞當其功而自息僥倖之望矣
臣以懦劣迂踈繆蒙不世之知遇授以軍旅重任
言無不錄計無不行且又慰以溫旨使之不必顧
忌臣伏讀感泣自誓此生鞠躬盡死以報深恩今

茲之役本無足言然亦自幸苟無覆敗以免戮辱
但恨身嬰危疾自後任勞頗難已具本告回養病
乞賜俯允俾得全復餘生倘有圖報之日臣不勝
願望

處置八寨以圖永安疏

王守仁

臣於去歲奉命勘處思田兩府皆蒙皇上天地好
生之仁悉從寬宥兩府人民今皆復業安居化為
寧靖之地自此可以永無反覆之患而免於防守

屯戍之勞矣惟是八寨及斷藤峽諸賊積年痛毒
生民千百里內塗炭已極臣既目覩其害遂遵奉
勅諭事理乘機舉兵征勦仰賴威德幸已翦滅蕩
平一方倒懸之苦畧已為之一解但將來之苦不
可以不預防而事機之會亦不可以輕失臣因督
兵親歷諸巢見其形勢要害各有宜改立衛所開
設縣治以斷其脉絡而扼其咽喉者若失今不為
則數年之間漸復歸聚生息不過十年又為地方

之患矣臣以多病之故自度精神力量斷已不能
了此但心已知其事勢不得不然不敢仰負陛下
之託俯貽地方之憂輒已遵奉敕諭便宜事一面
相度舉行不避煩瀆之誅開陳上請乞賜採擇施
行

一移築南丹衛城於八寨臣等看得八寨之賊實
為柳慶諸賊之根柢蓋其東連柳州隴蛤二都嶺
三北四等處賊崗以十數北連慶遠忻城東歐莫

旺八仙等處賊崗亦以十數西連東蘭等州及夷
江土者等處賊崗以十數南接思恩及賓州上林
縣諸處賊村亦以十數各處賊巢雖多其小者僅
百數人大者不過數百人及千人而止各賊巢穴
皆有山谿之限險阨之守不相通和至期有急或
欲有所攻剽糾合會聚然後有一二千之衆多至
數千者惟八寨之賊每寨有衆千餘四山環合同
據一險無事則分路出剽有警急奔入其巢數千

之衆皆不糾而聚不約而同不謀而合故名雖為
八實則一寨此八寨之賊所以勢衆力大而自來
攻之有不能克者也各巢之賊皆倚恃八寨為逋
逃主每有緩急若一投入八寨即無所致其窮詰
八寨為之一呼則羣賊皆應聲而聚故羣賊之於
八寨猶車輪之有軸樹木之有本若八寨不除則
羣賊決無衰息之期也今幸八寨悉已破蕩正宜
乘此平靖之時據其要害建置衛所以控馭羣賊

臣等看得周安堡正當八寨之中四方賊巢道路之所會議於其地創築一城度可以居數千之衆者而移設南丹一衛於其間蓋南丹衛舊在南丹州地方為廣西極邊窮苦之地非中土之人所可居者故自先年屢求內徙今已三遷而至賓州遂為中土富樂之鄉賓州既有守禦千戶一所官而又益以南丹一衛自遠來徙無片田尺土之籍但惟安居坐食取給於賓州州城之內皆職官旗舍

之居州民反避處於四遠村寨每遇糧差徭役然
後入城故州官號令不行於城中而政事牽沮地
方益敝今計一衛之官軍雖不滿五百之數若盡
移其家衆則亦不下二千以二千之衆而屯聚於
一城其氣勢亦以漸盛足充守禦遂清理屯田之
在八寨者使之屯種又分撥各賊占據之田使各
官軍得以為業以稍省俸給月糧之費彼亦無不
樂從且賓州之城既空又可以還聚居民修復有

司之治亦事之兩便者也臣等又看得遷江八所
皆土官指揮千百戶等職舊有狼兵數千以分制
八寨猺賊之勢後因賊勢日盛各官皆不敢復入
反與之交通結契及為之居停指引分其剽掠之
所得共為地方之害已非一日官府察知其奸欲
加懲究則又倚賊為重不可根極近臣督兵其地
悉將各官遵照勅諭事理綁赴軍門議欲斬首示
衆以警遠近而各官哀求免死願得殺賊立功自

贖然其時賊勢已平遂許其各率土兵入屯八寨
就與該衛官軍分功効力助築城垣待城完之日
就於城外別築營堡與南丹衛官軍犄角而守亦
各分撥賊田使之耕種以資衣糧今八所土兵雖
已比舊衰耗然亦尚有四千餘衆若留其微弱者
四所於外以分屯其所遺之田而調其強盛者四
所於內合南丹一衛之衆以守亦且四千有餘隱
然足為柳慶之間一巨鎮矣此鎮一立則各賊之

脉絡斷咽喉絕自將沮喪震懾其勢莫敢輕動稍有反側者據險出兵而撲之夕發而旦至各賊之交自不能合如取几上之肉下筋無弗得者此真破車輪之軸而諸輻自解伐樹之本而衆幹自枯不過十年柳慶諸賊不必征勦皆將効順而服化矣

一改築思恩府城於荒田勘得思恩舊治原在寨城山內上厯高山數十餘里其後土官岑瑛始移

出地名喬利就巖險壘石為城而居四面皆巖山
絕壁府治亦在礧确之上芒利礧研之石衝射抵
觸如處戈矛劍戟之中自岑濬被誅繼是二十餘
年反者數起曾不能有一歲之安人皆以為風氣
所使雖未可盡信然頑石之上不生嘉禾而陰崖
之下必有狐鼠要亦事理之有然者况其地瘴霧
昏塞薄午始開中土之人來居輒生疾疫自春初
思田歸附之後臣時即已經營料理其事竟未能

有相應之地近因督勦八寨復親往相度乃於未
至喬利六十里外地名荒田者其地四野寬衍皆
膏腴之田而後山起伏蜿蜒敷為平原環抱涵蓄
兩水夾繞後山而出合流於前屈曲數十里入武
緣江水達於南寧四面山勢重疊盤迴皆軒豁秀
麗真可以建立府治臣因信宿其地為之景定方
向創設規則諸夷來集莫不踴躍歡喜爭先趨事
赴工遂令署府事同知桂鏊督令各役擇日興工

蓋思思舊治皆在萬山之中水道不通故各夷所
須魚鹽諸貨類皆遠出展轉鬻買往反旬月十不
致一常多匱絕舊府既地險氣惡又無所資食故
各夷終歲不一至府治情益疎離易生嫌隙今府
治既通江水商貨自集諸夷所須皆仰給於府朝
夕絡繹自然日加親附歸向而武緣都里舊嘗割
屬思思者其始多因路險地隔不供糧差今荒田
就係武緣止戈鄉一圖二圖之地四望平野坦然

大道朝往夕反無復阻隔則該府之官自可因城
頭巡檢之制循土俗以順各夷之情又可開闢立
里用漢法以治武緣之衆夷夏交和公私兩便則
改築思恩府城於荒田者是亦保治安民勢不容
已之事

一改鳳化縣治於三里勘得思恩舊有鳳化一縣
然無城郭縣治解宇選來知縣等官多借居民村
或寄其家眷於賓州諸處而遷徙無常如流寓者

然上司憐其無所依泊則委之管理別印或以公
務差遣往來於外以苟歲月故鳳化之在思恩徒
寄虛名而實無縣治臣近督勦八寨看得上林縣
地名三里者乃在八寨之間其地平廣博衍東西
數里外石山周圍如城自後極高石山之間獨抽
土山一脈起頓昂伏分為兩股環抱而前遂有兩
水夾流土山之外當心交合出水之口石山十餘
重錯互回盤轉折二三十里極外石山合為城門

水從此出是為外隘其間多良田茂林村落相望
前此居民十餘家皆極饒富後為寨賊所驅殺占
據遂各四散逃亡不敢歸視其土者已二十餘年
今各賊既滅遂空其地不及今創設縣治以據其
險或有漏殄之賊潛回其間日漸生息結聚後阻
石門之險前守外隘之塞不過數年又將漸為地
方之梗矣故臣以為宜割上林上下無虞鄉三里
之地屬之思恩而移設鳳化縣治於其內量為築

立城垣廨宇選委才能之官興督其役遠近聞之
不過三四月而逃亡之民將盡來歸各修復其田
業供其糧差蔚然遂可以成一方之保障且其南
通南丹新衛六十里南丹在石門之內鳳化當
石門之外內外聲勢連合而石門之險亡西至思
恩一百餘里取道於那學沿途村寨荒塞日久因
此兩地之人往來絡繹而道路益通又上林舊在
大鳴山於八寨各賊之間勢極孤懸今得鳳化為

之唇齒氣勢日盛雖割三里之地以與鳳化而綠
茅綠篠等村寨舊所亡失土田皆將以次歸復則
亦失之於東而收於西矣及照思思雖已設立流
官知府然所屬皆土目巡檢而舊屬鳳化一縣亦
皆徒寄空名實未嘗有今割武緣止戈一圖二圖
之地改築思恩府城而又割上林上下無虞三里
之地改設鳳化縣治固於思思亦已稍有資輔但
自鳳化三里至於思思一百五六十里中間隔上

林一縣臣以為并割上林一縣而通以屬之思思似於事勢為便而於體統尤宜何者柳州一府所屬二州十縣賓州蓋柳州所屬者且有上林遷江兩縣今思思既設流官知府固亦一府之尊而反不若柳州所屬之一州也其於體統亦有所未稱矣况賓州自有十五里而又有遷江一縣雖割上林以與思思其地猶倍於思思未為遽損也上林之屬賓州與屬思思均之為一屬邑亦未有所加

損也然以之屬於思恩則思恩始可以成一府之規模而其間有無相須緩急相援氣勢相倚流官之體統益尊則土俗之歸向益謹郡縣之政化日新則夷民之感發日易固有不可盡言之益也夫立新縣以扼據地險改屬縣以輔成府治是皆所以人安地方者也

一添設流官縣治於思龍照得南寧自宣化縣至於田寧逆流十日之程宣化所屬如思龍十圖等

處相去尚有五日六日其間錯以土夷村寨地既
隔越而窮鄉小民畏見官府故其糧差多在縣之
宿奸老蠹與之包圍因而以一科十小民不勝迫
脇往往逃入夷寨土夷又從而侵暴之地日凋殘
盜賊日起近年以來思龍之圖鄉民屢次奏乞添
設縣治以便糧差蓋亦內迫於縣民之奸外苦於
土夷之暴不得已而然臣因入撫田寧親歷其所
民之擁道控告者以千數因停舟其地為之經理

相度得村名那久者其地亦寬平深厚江水縈迴
環匝傍有一江來會亦正於此合流沿江居民千
餘家竹樹森翳煙火相接且向武各州道路皆經
由其傍亦為四通之地若於此分割宣化縣思龍
一五六七八九十十二及西鄉之六八圖共十里
之地而設立一縣治則非獨以便窮鄉小民之糧
差賦役亦足以鎮據要害消沮盜賊其間小民村
居如那茹馬均三顏那排之類未可悉數皆久已

淪入於夷今若縣治一立則此等村寨諸夷自不
得而隱占皆將漸次歸復流官而其地接近於田
寧固可以所設之縣而遂以屬之田寧矣夫南寧
一府所屬一州三縣而宣化一縣自有五十二里
今雖分割十里之地以與田寧而宣化尚有四十
二里一縣之地猶四倍於一府也况田寧又繫新
創流官府治所統皆土目巡檢今得此一屬縣為
之傍輔又自不同臣於前割上林以屬思恩之議

已畧言之矣且左江一帶自蒼梧以達南寧皆在流官腹裏之地自南寧以達於田寧自田寧以通於雲貴交趾則皆夷村土寨稍有疑傳易成闕隔今田寧思恩二府既皆改設流官與南寧鼎峙而立而又得此新創一縣以疏附交連於其間平居無事商貨流通厚生利用一旦或有境外之役道路所經皆流官衙門從門庭中度兵更無阻隔之患此亦安民利國之事勢所當為者也仍乞定賜

縣名選官給印地方幸甚

一增築守鎮城堡於五屯照得斷藤峽諸賊既平
守巡各官議調漢土官兵數千於潯州以防不測
該臣看得各賊既滅縱有一二漏網其勢非三四
年亦未能復聚為今之計正宜勦撫並行蓋破滅
窮兇各賊者所以懲惡而撫恤向化諸徭者所以
勸善今懲惡之餘即宜急為勸善之政使軍衛有
司各官分投遍歷向化村寨慰勞而存恤之給以

告示賜以魚鹽因而為之選立尊長諭以朝廷所
以征勦各巢者為其稔惡也今爾等向化村寨自
宜安心樂業益堅為善之志但有反側悖亂者即
宜擒送官府自當重賞以酬爾勞其漏殄諸賊果
能誠心悔惡亦皆許其歸附待以良民夫使向化
者益勸於為善而日加親附則惡黨自孤賊勢自
散不復能合縱遺一二終將屈而順服矣乃今則
不然賊既被勦而猶屯兵不散使漏殄之徒得以

藉口搖惑遠近其向化村落又畧不加恤奸惡之
民復乘機而驅脇虐害之彼見賊已破滅而復聚
兵已心懷驚疑矣而又外惑於賊黨之煽搖內激
於奸民之驅脇遂勾結相連而起此近年以來所
以亂始平而變復作皆迷誤於相沿之弊而不察
也今各賊新破勢決未敢輕出雖屯數千之衆不
過困頓坐食徒穢擾民居耗竭糧餉而實無益於
事吾民久被賊苦今始一解其倒懸又復自聚無

用之兵以重困之此豈計之得者哉惟於各寨之中相其要害之地創立一鎮以控制之此則事理之所當行亦正宜乘此掃蕩之餘而速圖之者其在斷藤牛腸諸處則既切近潯州府衛不必更有所設至於四方各寨遍歷其要害險阻則惟五屯正當風門佛子諸巢穴而西通府江北接荔浦各處猖賊是為緊要之區宜設一鎮以控御遠邇而舊已有千戶所統率官兵亦幾及一千之數困於

差徭日漸躲避於附近土目村寨官司失於清理
止有五百其後上司不問地方之艱難又於五百
之中分調哨守於他所而所餘遂不滿二百既而
賊亂四起守禦缺乏則又取調潮州之兵數百以
來協守五屯事既紛亂人無所遵兼以統馭非人
故地方遂致大壞且其屯堡牆垣亦甚卑隘不足
以壯威設險今宜開拓其地增築高城度可以居
二千之衆而設守備衙門於其內取回五百之中

分調哨守於他所之兵其自潮州調來協守者則
盡數發還原衛以免兩地各兵背離鄉土之苦往
復道途之費仍於附近土寨目兵之中清查揀補
其原避差役者務足原數一千選委智畧忠勇之
官一員重任而專責之使之訓練撫摩敷之以威
信而懷之以仁恩務在地險既設而士心益和自
然動無不克而行無不利叅將兵備各官又不時
親至其地經理而振作之或按行其村寨或勸督

其農耕或召其頑梗而曲示訓懲或進其善良而優加獎賜或救恤其災患或聽斷其是非如農夫之去稂莠而養嘉禾漸次耕耨而耘鋤之無事之時隨意取調附近土官兵款或百人或七八十人以協同哨守為名使之兩月一更班而絡繹往來於道路以慣習遠近各巢之耳目自後我兵出入自將無所驚疑果有兇梗當事舉動然後密調精悍可用土目一二千名如尋常哨守然以次潛集

城中蓄力養銳相機而發夫無事而屯數千之兵則一月糧餉費踰千金若舉每年無屯軍之費用之以築城設險犒賞兵士招來遠人亦何事不行何工不就此增築城堡以據要害所謂謀成而敵自敗城完而寇自解險設而賊自摧威震而奸自伏正宜及今為之而亦事勢之不可已焉者也

廣西通志卷一百